

語體文學讀本

中冊

戴叔清編

青年作家
ABC
叢書之一

上海藝文書局印行

一 敬業與樂業

梁啓超

我這題目，是把禮記裏頭「敬業樂羣，」和老子裏頭「安其居樂其業，」那兩句話斷章取義造出來。我所說是否與禮記老子原意相合，不必深求；但我確信「敬業樂業」四個字，是人類生活的不二法門。

本題主眼，自然是在「敬」字「樂」字。但必先有業纔有可敬可樂的主體，理至易明。所以在講演正文以前，先要說說有業之必要。

孔子說：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難矣哉！」又說：「羣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慧，難矣哉！」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，他心目中沒有什麼人不可教誨，獨獨對於這兩種人便搖頭歎氣說道：「難！難！」可見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藥可醫，惟有無業遊民，雖大聖人碰着他，也沒有辦法。

唐朝有一位名僧百丈禪師，他常常用兩句格言教訓弟子，說道：「一日不做事，一日不吃飯」。他每日除上堂說法之外，還要自己掃地擦桌子洗衣服，直到八十歲日日如此。有一回他的門生想替他服勞，把他本日應做的工悄悄地都做了，這位言行相顧的老禪師，老實不客氣，那一天便絕對的不肯吃飯！

我徵引儒門佛門這兩段話，不外證明人人都要有正當職業，人人都要不斷的勞作。倘若有人問我：百行什麼爲先？萬惡什麼爲首？我便一點不遲疑答道：

「百行業爲先，萬惡懶爲首。」沒有職業的懶人，簡直是社會上蛀米虫，簡直是「掠奪別人勤勞結果」的盜賊。我們對於這種人，是要澈底討伐，萬不能容赦的。有人說：我並不是不想找職業，無奈找不出來。我說：職業難找，原是現代全世界普通現象，我也承認，這種現象應該如何救濟，別是一個問題，今日不必討論。但以中國現在情形論，找職業的機會，依然比別國多得多；一個精力充滿

的壯年人，倘若不是安心躲懶，我敢信他一定能得相當職業。今日所講，專爲現在有職業及現在正做職業上預備的人——學生——說法，告訴他們對於自己現有的職業應採何種態度。

第一要敬業：「敬」字爲古聖賢教人做人最簡易直捷的法門，可惜被後來有些人說得太精微，倒變了不適實用了。惟有朱子解得最好，他說「主一無適便是敬」。用現在的話講：凡做一件事便忠於一件事，將全副精力集中到這事上頭，一點不旁鶩，便是敬。業有什麼可敬呢？爲什麼該敬呢？人類一面爲生活而勞動，一面也是爲勞動而生活。人類既不是上帝特地製來充當消化麵包的機器，自然該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，認定一件事去做。凡可以名爲一件事的其性質都是可敬。當大總統是一件事，拉黃包車也是一件事，事的名稱，從俗人眼裏看來有高下，事的性質，從學理上解剖起來並沒有高下。只要當大總統的人信得過

我可以當大總統纔去當，實實在在把總統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；拉黃包車的人信得過我可以拉黃包車纔去拉，實實在在把拉車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；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。這叫做職業的神聖。凡職業沒有不是神聖的，所以凡職業沒有不是可敬的。惟其如此，所以我們對於各種職業，沒有什麼分別揀擇，總之，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勞作的，勞作便是功德，不勞作便是罪惡。至於我該做那一種勞作呢？全看我的才能何如境地何如。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種勞作做到圓滿，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。

怎樣纔能把一種勞作做到圓滿呢？唯一的秘訣就是忠實，忠實從心理上發出來的便是敬。莊子記痾癭丈人承蜩的故事，說道：「雖天地之大，萬物之多，而惟吾蜩翼之知。」凡做一件事，便把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，無論別的什麼好處，到底不肯犧牲我現做的事來和他交換。我信得過我當木匠的做成一張好桌子，和你

們當政治家的建設成一個共和國家同一價值；我信得過我當挑糞的把馬桶收拾得乾淨，和你們當軍人的打勝一枝壓境的敵軍同一價值。大家同是替社會做事，你不必羨慕我，我不必羨慕你。怕的是我這件事做得不妥當，便對不起這一天裏頭所吃的飯。所以我做這事的時候，絲毫不肯分心到事外。曾文正說：「坐這山，望那山，一事無成」。我從前看見一位法國學者著的書，比較英法兩國國民性質，他說：「到英國人公事房裏頭，只看見他們埋頭執筆做他的事，到法國人公事房裏頭，只看見他們唧着煙捲像在那裏出神；英國人走路，眼注地下，像用全副精神注在走路上，法國人走路，總是東張西望，像不把走路當一回事。」這些比較得是否確切，姑且不論；但很可以爲敬業兩個字下注脚，若果如他所說，英國人便是敬，法國人便是不敬。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職業不敬，從學理方面說，便是褻瀆職業之神聖；從事實方面說，一定把事情做糟了，結果自己害自己。所

敬業主義，於人生最爲必要，又於人生最爲有利。莊子說：「用志不紛，乃凝於神」。孔子說：「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」。其說的敬業，不外這些道理。

第二要樂業：「做工好苦呀！」這種嘆氣的聲音，無論何人都會常在口邊流露出來，但我要問他：「做工苦，難道不做工就不苦嗎？」今日大熱天氣，我在這裏喊破喉嚨來講，諸君扯直耳朵來聽，有些人看看我們好苦；翻過來，倘若我們去賭，去吃酒，還不是一樣的淘神費力？難道又不苦？須知苦樂全在主觀的心，不在客觀的事，人生從出胎的那一秒鐘起到壓氣那一秒鐘止，除了睡覺以外，總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攔起不用，只要一用，不是淘神就是費力，勞苦總是免不掉的，會打算盤的人只有從勞苦中找出快樂來。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，莫過於無業游民，終日閒遊浪蕩，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子擺在那裏才好。他們的日子真難過。第二等苦人，便是厭惡自己本業的人，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，却滿肚子

裏不願意做，不願意做逃得了嗎？到底不能，結果還是縐着眉頭哭喪着臉做去，這不是專門自己替自己開頑笑嗎？我老實告訴你一句話，凡職業都是有趣味的，只要你肯繼續做下去，趣味自然會發生。爲什麼呢？第一，因爲凡一件職業總有許多層累曲折，倘能身入其中，看他變化進展的狀態，最爲親切有味，第二，因爲每一職業之成就，離不了奮鬥；一步一步的奮鬥前去，從刻苦中將快樂的分量加增。第三，職業性質，常常要和同業的人比較駢進，好像賽球一般，因競勝而得快感。第四，專心做一職業時，把許多遊思妄想杜絕了，省却無限閑煩悶。孔子說：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」人生能從自己職業中領略出趣味，生活纔有價值。孔子自述生平，說道：「其爲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」這種生活，真算得人類理想的生活了。

我生平受用的有兩句話，一是「責任心」，二是「趣味」。我自己常常的求

這兩句話之實現與調和，又常常把這兩句話向我的朋友強聒不休，今天所講，敬業即是責任心，樂業即是趣味。我深信人類合理的生活正應該如此，我望諸君和我同一受用。

編者附記：

這一篇短文，是說明了做學問的人應有的態度；要『敬』於自己的工作，要『樂』於自己的工作，這樣，纔會有很好的成就。

這和作者另一篇標題着『學問之趣味』的短文，內容頗有相似的地方。

在這裏，作者首先說明了每一個人應有職業的必要，然後是說到了敬業，然後纔發展到樂業；很淺顯，很有條理的解釋了這一論題。

梁啓超，廣東新會人，今已故去。

二 一個鄉民的死

周作人

——西山小品之一——

我住着的房屋後面，廣闊的院子中間，有一座羅漢堂。他的左邊略低的地方是寺裏的廚房。因為此外還有好幾個別的廚房，所以特別稱他作大廚房。從這裡穿過，出了板門，便可以走出山上。淺的溪坑底裏的一點泉水，沿着寺流下來，經過板門的前面。溪上架着一座板橋。橋邊有兩三棵大樹。成了涼棚，便是正午也很涼快，馬夫和鄉民們常常坐在這樹下的石頭上，談天休息着。我也朝晚常去散步。適值小學校的暑假，豐一到山裏來，住了兩禮拜，我們大抵同去，到溪坑底裏去檢圓的小石頭，或者立在橋上，看着溪水的流動。馬夫的許多驢馬中間，也有帶着小驢的母驢，豐一最愛去看那小小的可愛而且又有點獸相的很長的臉。

大廚房裏一總有多少人，我不甚了然。只是從那里出入的時候，在有一匹馬轉磨的房間的一角裏，坐在大木箱的旁邊，用腳踏着一枝棒，使箱內撲撲作響的一個男人，却常常見到。豐一教我道，那是寺裏養那兩匹馬的人：現在是在那里把馬所磨的麥的皮和粉分做兩處呢。他大約時常獨自去看寺裏的馬，所以和那男人很熟習，有時候還叫他，問他各種的小孩子氣的話。

這是舊歷的中元那一天。給我做飯的人走來對我這樣說。大廚房裏有一個病人很沉重了。一個月以前還沒有什麼，時時看見他出去買東西。舊歷六月底說有點不好，到十多里外的青龍橋地方，找中醫去看病。但是沒有效驗，這兩三天倒在牀上，已經起不來了。今天在寺裏作工的木匠把舊板拚合起來，給他做棺材。這病好像是肺病。在他牀邊的一座現已不用了的舊灶裏，吐了許多的痰，滿灶都是蒼蠅。他說了又勸告我，往山上去須得走過那間房的旁邊，所以現在不如暫時

不去的好。

我聽了略有點不舒服。便到大殿前面去散步，覺得並沒有想上山去的意思，至今也還沒有去過。

這天晚上寺裏有焰口施食。方丈和別的兩個和尚咒念，方丈的徒弟敲鐘鼓。我也想去一看，但又覺得麻煩，終於中止了，早早的上牀睡了。半夜裏忽然醒過來，聽見什麼地方有饒鉞的聲音，心裏想道，現在正是送鬼，那麼施食也將完了罷，以後隨即睡着了。

早飯吃了之後，做飯的人又來通知，那個人終於在清早死掉了。他又附加一句道，「他好像是等着棺材的做成呢。」

怎樣的一個人呢？或者我曾經見過也未可知，但是現在不能知道了。

他是個獨身，似乎沒有什麼親戚。由寺裏給他收拾了，便在上午在山門外馬

路旁的田裏葬了完事。

在各種的店裏，留下了好些的欠賬。麵店裏便有一元餘，油醬店一處大約將近四元。店裏的人聽見他死了，立刻從賬簿上把這一葉撕下燒了，而且又拿了紙錢來，燒給死人。木匠的頭兒買了五角錢的紙錢燒了。住在山門外低的小屋裏的老婆子們，也有拿了一點點的紙錢來弔他的。我聽了這話，像平常一樣的，說這是迷信，笑着將他抹殺的勇氣，也沒有了。

編者附記：

『西山小品』原有二篇，『一個鄉民的死』是一篇，另一篇題作『賣汽水的人』，兩篇都是先作成日文，在日本雜誌上發表後，又由作者自己譯成中文的。

所以，作者在引言裏寫着：

『雖然是我自己的著作，但是此刻重寫，實在只是譯的氣分，不是作的氣分。中間隔了一段時光，本人的心情已是前後不同，再也不能喚回那時的情調了。』

這一篇小品，寫的非常清淡，而表現一個人生，以及人類彼此間的隔膜非常深刻，實不愧爲優秀之作。

原稿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所作。

三 鴨的喜劇

魯迅

俄國的官詩人愛羅先珂君帶了他那六絃琴到北京之後不多久，便向我訴苦說：

「寂寞呀，寂寞呀，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！」

這應該是真實的。但在我卻未曾感得；我住得久了，「入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，」只以為很是嚷嚷罷了。然而我之所謂嚷嚷，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謂寂寞罷。

我可是覺得在北京彷彿沒有春和秋。老于北京的人說，地氣北轉了，這裏在先是沒有這麼和暖。只是我總以為沒有春和秋；冬末和夏初銜接起來，夏纔去，冬又開始了。

一日，就是這冬末夏初的時候，而且是夜間，我偶而得了閒假，去訪問愛羅先珂君。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裏；這時一家的人都睡了覺了，天下很安靜。他獨自靠在自己的臥榻上，很高的眉稜在金黃色的長髮之間微蹙了，是在想他舊游之地的緬甸，緬甸的夏夜。

『這樣的夜間，』他說，『在緬甸是遍地是音樂。房裏，草間，樹上，都有昆蟲吟叫，各種聲音，成爲合奏，很神奇。其間時時夾着蛇鳴：「嘶嘶！」可是也與蟲聲相和協……』他沈思了，似乎想要追想起那時的情景來。

我開不得口。這樣奇妙的音樂，我在北京確乎未曾聽到過，所以即使如何愛國，也辯護不得，因爲他雖然目無所見，耳朵是沒有聾的。

『北京却連蛙鳴也沒有……』他又歎息了說。

『蛙鳴是有的！』這歎息，却使我勇猛起來了，於是抗議說，『到夏天，大

雨之後，你便能聽到許多蝦蟆叫，那是都在溝裏面的，因為北京到處都有溝。」

「哦……」

過了幾天，我的話居然證實了，因為愛羅先珂君已經買到了幾十個科斗子。

他買來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裏。那池的長有三尺，寬有二尺，是仲密所掘，以種荷花的荷池。從這荷池裏，雖然從沒有見過養出半朵荷花來，然而養蝦蟆卻實在是一個極合式的處所。

科斗成羣結隊的在水裏游泳；愛羅先珂君也常常踱來訪他們。有時候，孩子告訴他說，「愛羅先珂先生，他們生了腳了。」他便高興的微笑道，「哦！」

然而養成池沼的音樂家却只是愛羅先珂君之一件事，他是向來主張自食其力的，常說女人可以畜牧，男人就應該種田。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，他便要勸誘他